純常子枝語

純常子枝語卷三

萍鄉文廷式撰

通典一百九十三云波斯大月氏之別種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爲王按 本朝建嗣之法略仿於此所謂愚夫之言聖人擇焉也

通典大秦國其王無常人皆簡立賢者此亦後世民主之說南州異物志御覽七百九十引之曰祭牢國安息中間大國也去天竺五千里人民勇健國無常王國人常選耆老

有德者立爲王三歲一更

通典女國云其俗貴婦人賤丈夫又云貴女子賤丈夫既云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又云男子爲軍士前後重複又云其國代以女爲國王王侍女數百人後文又云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雖賤庶之女盡爲家長則前後不相應當由採自兩書未經整理致有此失也

孫可之文集序西南夷而篇中所舉二國曰新羅曰南詔新羅東夷也可之誤矣

今制滿蒙大臣奏疏皆稱奴才（漢軍及武職亦然）其謝　恩則當稱奴才奏事則當稱臣此見於　世宗聖訓者特

習掌故者稀莫能行之耳又案史通雜說中篇云易臣以奴則北胡正行此制

錢辛楣先生盧抱經學士輓詩云大廷陳時政一鳴驚朝營虎闈　詔勸學日獻邪蒿箴詩載潛研堂詩續集卷八知召弓立朝碓有建白惜其遺疏不傳

潛研堂詩客有言蘇味道不當昌其後者賦此解之云四時鬼朴換悤悤羅織爭誇告密工此際摸稜已難得不矜獬豸彈邪功此與劉隨州論張曲江後人宜淩替說頗相似皆有為而發也

李申耆發一齋文集劉申孫名繹申受先生之孫廣東知府為余言此

集强半門人代擬非先生筆也先生於學無所不窺有王佐之略惜不一用云余讀其集原本經術明察治亂誠近世之偉人也其靜寄軒詩文序記潘辰雅尋崢嶸蕭瑟殆別有寄意歟

中耆與吳石華書云晁士今何所業晁士謂南海曾釗一意訓詁殊苦無餘味耳講小學者不可不知此意

阮亨瀛舟筆談卷七述其兄伯元之言曰近人考證經史小學之書則愈精發明聖賢言行之書則甚少否則專以攻駁程朱爲事於顏曾純篤之學未之深究文達漢學宗匠而其言如此言漢學者不可不知也

龍州黃笵宜年溪隨筆　先壯烈公所刊也其辨文信國集第二則云廣西通志元集賢院學士文陞墓在鬱林州城西十里粵西文載文陞宋丞相天祥猶子也天祥死難以陞爲嗣後仕元海北廉訪使卒葬鬱林之八疊岡子孫遂家焉予嘗字溢謙至順間以薦舉官興文署丞按陞於成宗大德中奉母歐陽夫人歸自燕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輒辭歷成宗武宗世至仁宗朝位始官以集賢直學士乞歸得代祀南海道卒葬從鬱林未嘗一日食元祿也文載謂仕海北廉訪使蓋道授此官而學士已先卒故傳不著通志職官表亦無文陞

名輟耕錄載至元間宋文丞相有子出爲郡教授行數驛而卒人皆作詩悼之閩人翁某一聯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獨爲絕唱云云此則傳聞之謬前人嘗辨之　先壯烈記其後云元劉岳申撰璧公墓誌引丞相寄弟詩云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又曰三人生死各有意至爲文祭太師之墓則云有姪曰陞我身是嗣公死命其子後丞相當丞相死生之際所以爲人弟者備極人所難爲而曲盡其至余惟公之孝弟與天祥忠道傳世從兄盡力兵間易世盡心遺民退歸盡情倫紀皆可書孔子曰殷有三仁爲後行君子之論而

將曰宋有三仁是宜銘又元推官周志仁所書丞相季弟璋公壙志有云公生八歲而孤丞相教育之如子仕至朝奉郎帶行大理寺丞知寧武州至元庚辰丞相從囚中書來永訣勉公以不仕公崇篤孝弟服膺訓飭杜門卻掃四十年如一日或以爲從忠孝之後竊比於殷三仁焉曾僭陶潛謚其次也頃者黄君半溪於信國公親屬多所考證晟因節錄此二則以轉質之　又云按信公哭母大祥詩有云二郎已作門戶謀江南葬母麥滿舟蓋以存祀葬親屬弟璧也又按元知制誥元明善所撰陞公墓誌無仕爲海北廉使卒葬鬱林之語惟極

稱其得毋歸養志不欲仕迨母卒既葬復被徵求援集賢直學士辭歸得代祀南海皇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至贛以疾卒與半溪所考未食元祿之說相同

俞陰甫年伯兒笘錄雖好爲新說然於六書之理實深有所得如說夾字利字諸條其尤精確者也惟開卷論王字一條則臆說無理謂王字从二从十二者天地十者四方也不知十者古人以爲數之極周易之道乾元用九無用十之理也以爲天地四方無思不服夫从二从十足以見天地四方矣無思不服之理安在乎且以此義比之許君所引一貫三之義孰短孰長乎至謂與

王字大無別从二从十則中不必連玉字象三玉之連則其中必連以此爲別竊恐亦未然也玉之本字當以說文所收古文𤣩爲正體玉生土中玉字之有左右注猶金字之有左右注耳其偏旁之从玉者則省去而無猶从酒之字偏旁但作酉耳許君以玉爲部首曰象三玉之連當是後起義也

王菉友說文釋例卷八謂𦍌當爲莽之古文亦非也莽生繁蕪古人作𦍌以象之其後从𦍌之字省而从艸於是𦍌字亦省而作艸矣𦍌卽艸之古文猶𤣩爲玉之古文也此不當以繁簡論先後者也

程易疇先生論學小記述公述心二篇最精確其論學約指一篇則與先師陳蘭甫教言相合故備錄之其言曰夫學何也學而時習之而已也於何所也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之謂五達道也五達道安學學之以三達德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強之如天之行健日強不息是之謂學而時習之而已矣人有百行五達道盡之乎曰人之行行於其所接之人人之類有出於五倫之外者乎故五倫者百行之原也以五達道爲學之所而時習之以終其身焉是之謂學至於知性達天而得聞一貫則學之明效大驗焉

而已矣譬之水始於出地之泉而川焉而百川焉而萬川焉然後歸於四海也今使阻塞其流而不令一川之得歸於海則四海雖大其涸也亦勢所必至也人苟不學不時習而曰吾將知性達天以求一貫豈可得乎河伯之向海若而歎曰水哉水哉果且多乎彼而自存乎見少耶然則何取乎爾取其有本者如是也不務萬流之疏瀹而惟歸壑之是求學不時習而冀聞一貫倒行逆施雖大徹大悟其於人道遠矣人而不人何人之足貴是故君子務本

王耕野讀書管見卷上云禹謨一篇出於孔壁深有可

疑益禹與臯陶舜三人答辭具見臯陶謨益稷篇中如予思日孜孜帝愼乃在位卽禹所陳之謨矣安得又有大禹謨按書序有大禹謨篇名不僞也且堯典舜典雖記事不一而先後皆有次序臯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答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序只如益贊堯一段安得爲謨舜讓禹一段當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爲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說者以征苗爲攝位後事謂禀舜之命而其末有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一語夫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安得舍朝廷之事而征有苗舜又安能以耄期之餘而敷文德

果能之則不必援禹矣故嘗謂禹謨必漢儒傅會之書其稱苗之事亦不可信又云禹謨出於孔壁後人附會竊取孫論堯曰篇載記而增益之析四句爲三段而於允執其中之上妄增人心道心等語傳者不悟其僞而以爲實然於是有傳心法之論且以爲禹之資不及舜必益以三言然後喻幾於可笑蓋皆爲古文所誤耳又卷下云蔡仲之命皇天無親止終以困窮一段絕與太甲篇相出入吾意古文只是出於一手掇拾附會故自不覺犯重耳據此不信傳心之說其識甚卓其謂僞古文出於一手掇拾附會尤爲洞見竅會元人吳草廬外

當推王氏矣

道光朝俄羅斯進呈書籍圖說今存總理衙門者凡六百八十本光緒乙酉余爲趙次山御史爾巽艸奏請發出繙譯旋據總署覆奏以爲舊書不如新書之詳備俄書立論又不如英德法三國可不必譯事遂中止其實同文館中學生精俄文者甚稀故憚而諉之也惟書目則經俄文教習班鐸率諸生分類譯出似較舊譯爲足據今具列於後可以校朔方備乘矣又按咸豐間曾圖出圖籍四十一種進呈乙覽故不存譯略無由考列其目

文法書類

翰林字典第一號至六號

事類叢書七號至二十三號　二百七十四至一百
七十五號　二百七十八號

百家著述一百五十二至一百五十三號

晉氏文編一百五十四至一百六十四號

閔氏文編一百六十五至一百六十八號

德氏文編一百六十九至一百七十三號

科氏文編一百七十四至一百八十二號

茹氏文編一百八十三至一百九十一號

駱氏文編一百九十二至一百九十五號

科氏詩集一百九十六至一百九十七號

行文語類二百二十六至二百三十七號　二百三十八至二百四十一號

文法必讀二百四十二至二百四十五號　二百四十八至二百四十九號　二百五十號

六百六十五至六百六十六號

語學必讀二百四十六至二百四十七號

斯拉完詩集二百五十一號

斯拉完俄羅斯合璧文編二百五十二號

文法溯原二百五十三號

文法集成二百五十四號　二百五十五號

文法論略二百五十六號　二百五十七號　二百五十八至二百六十號　二百六十八號

詩集通考二百五十八號

史傳類

俄皇史記四十四至四十六號　四十七至五十號　五十一號

俄后紀略五十二至五十七號

俄后列傳五十八至六十三號　六十四號

俄后政考六十五至六十六號

俄皇廿五載政考六十七至六十八號

王家祖譜六十九號

芬蘭戰爭紀略七十號

俄法戰爭紀略七十一至七十四號　二百七十七號

那波侖侵擾俄國記七十五至七十六號

行軍紀略七十八號　八十一號

小俄羅斯史記一百十九至一百二十一號

俄羅斯通鑑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二十五號

初學必讀俄史記略一百二十六號　一百二十七號

律例書類

律例彙編一百四十四至一百四十六號　一百四十九號

律例續編一百四十四至一百四十六號

理刑彙編一百四十七號

律例備考一百四十八號　一百五十號

種樹必讀一百五十一號　余按此書何以入律例書內殆不可解

名臣列傳類

雜書類

歷代交涉通考　三百六至三百七號

驛郵路程　三百八至三百九號

端河兵誌　三百十至三百十二號

高家索屬地通誌　三百十八至三百二十一號

彼得堡紀略　三百二十二至三百二十四號

俄地志略　三百二十五號　三百二十六號

彼得堡誌　三百二十七號

彼得堡賽奇會記　三百二十八號　三百二十九號

三百三十號

噁斯刮賽奇會記　三百三十一號

遊歷書類

遊歷新洲記 三百六十二號

科氏周遊地球記 三百六十三號

恐北爾遊歷記 三百六十五至三百六十七號

俄人航海初記 三百六十八號

大地奇觀 三百六十九至三百七十二號

北亞墨利加遊歷記 三百七十五號

農書類

養牲指要 三百七十六號

農政通考 三百七十七至三百八十二號 三百九十八號 四百五號

農政啟蒙 三百八十三至三百八十四號

兵法書類

陣法課程 四百二十二至四百二十三號　四百一十四號

兵法紀略 四百二十五至四百二十六號

水師將弁須知 四百二十八號

布防要策 四百二十九號

兵法便覽 四百三十至四百三十一號

武學啟蒙 化學併附　四百三十二號

戰策必讀 四百三十三號

水師將帥奏議集 四百三十四至四百三十八號

天文算學書類

天文溯原 四百三十九號

天文易解　四百四十號

天文測算集錦　四百四十一至四百四十二號

歐州天文測算論略　四百四十三號

算學課程　四百四十四至四百四十五號

初學必讀算學課程　四百四十六號

微集分　四百四十七號　四百四十九號　四百五十號

微分指要　四百四十八號

代數學　四百五十一號

幾何測量　四百五十二號　四百五十三號　四百五十四號

珠算　四百五十五號

古今史記全集四百八十二至四百九十一號

各國史記全集四百九十二至四百九十四號

各國史記俄國史記合編四百九十五號

術士列傳五百二至五百三號

稽古列傳五百四號

地理書類

地理全集五百五　五百六　五百七號

格致地理通考五百八號

文學輿地全書五百九號

地理字彙全集五百十至五百十二號

醫學類

官醫必覽　五百三十三號

全體通考　五百三十四號　五百六十六號

水醫備述　五百三十五號

幼科須知　五百三十六號

醫術新編　五百三十七至五百三十九號

全體剖解溯原　五百四十至五百四十一號

眼科必讀　五百四十二至五百四十三號

鄉居醫法論略　五百四十四號

醫獸便覽　五百四十五號

外科必讀　五百四十六號

合藥必讀 五百四十七號 五百四十八號 五百四十九號 五百五十四號

醫術叢集 五百五十號

家居醫術備考 五百五十一至五百五十三號 五百五十五至五百五十九號

全體功用便覽 五百六十至五百六十一號

合藥必讀 臘丁文 五百六十二號

延壽通覽 五百六十三號

侍藥必讀 五百六十四號 按侍字恐有誤

全體圖說 五百六十五號

天產萬物各學類

蟲魚鳥獸全書 五百六十七至五百六十九號

工藝諸學類

樂工便覽六百四號

格物備考六百五號

歐洲文法彙編六百六至六百七號

丹青課程六百八號

蒙子必讀六百九至六百十號

農村紀略六百十一號

幼學書類

幼學集編六百十二至六百十四號　六百十五至六百十六號　六百十七至六百二十號

六百二十一至六百二十五號

幼學必讀六百二十六至六百三十五號　六百三十六至六百三十七號　六百三十八至

六百四十一號　六百四十二至六百五十號　六百六十一號

幼學新聞集六百五十一至六百五十四號

彼得堡攜幼遊玩記六百五十五至六百五十六號

幼學事類叢書六百五十七至六百五十八號

古世輿地論略六百五十九號

地球論略六百六十號

家塾備覽六百六十二號

幼學小傳集錦六百六十三號

幼學天文必讀六百六十四號

俄羅斯字母集六百六十七號

圖說類

戰塲圖式六百七十八號

礦學便覽六百七十九號

墨斯科皇宮紀要六百八十號

萬物考略六百八十一號

彼得堡草木通考六百八十二號

按朔方備乘所列書目與北徼彙編已參差不合蓋當時由俄羅斯文館譯出館中學生荒廢已久強爲設名多不足憑故也（同文館初開調俄文館學生無一通俄文者遂盡撤之）此次所譯大半出班鐸手其所定書目亦未可盡據爲典要然較舊譯則差爲翔實矣

又按此所分類不知係俄人原分抑班鐸以意分之其中類例次第亦稍有不合者豈未經整理之故歟

徐蔚未灰齋文集卷六上雲濬人師箋云既來京師京師爲海内輻湊之地冀於此間博求當世賢傑以自擴鄙陋之胸而所遇知名之士則自試帖鄉會房行書外絕口不言問叩以秦漢唐宋之文則已迂之怪之目笑存之是書自注云丁酉都中作乾嘉學術之盛至道光中葉而寥落如此所謂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旦隳之而有餘也是時去曹文正相國之卒僅一二年其惡學人之風方熾盛耳

隋書經籍志詩類云梁有毛詩十五國風義二十卷梁簡文撰按唐成伯瑜毛詩指說引梁簡文云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在辭爲詩在樂爲歌其本一也當節十五國風義之遺說又隋志梁武帝毛詩大義十一卷毛詩指說云梁武帝作詩大義四十卷釋文序錄云爲詩音者九人鄭元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毛詩指說云沈重及徐爰作音義按隋志釋文並不載隋志又有沈重毛詩義疏二十卷舒援毛詩義疏二十卷舒援疑是徐爰之誤

阮文達揅經室集云節南山以下皆幽王時詩毛詩說

與序同惟鄭箋據緯書中候擿雒貳以十月之交以下四詩爲刺厲王今推驗皆不合於是作補箋以正之余按宋人逸齋詩補傳已有是說且多與文達補箋義相合　國朝人不喜宋元人經學故未檢耳今備錄之詩補傳云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毛公作傳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說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先儒非之謂使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其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又謂韓詩之次與毛氏合案幽王八年以鄭桓爲司徒安知前無番爲此官揅經室集亦云詩作

於幽王六年司徒仍是番故則四詩非厲王詩明矣竊嘗考之經猶有五說證鄭氏之妄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曆在幽王六年孳經室集亦云案大衍議日蝕議日小雅十月之交虞劇以術推之在幽王六年今遵後編法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得入交一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稽之史記幽王二年三川皆震孳經室集亦引史記二也雨無正言周宗旣滅即指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之事明非厲王孳經室集於褒姒滅之補箋云豫決其必滅也周宗既滅補箋亦云豫決其必滅也三也小旻言謀夫孔多發言盈廷謂七子之徒厲王監謗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安有孔多盈廷之刺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宣王二人謂文武若厲王之先人乃夷

王安能懷文武之事五也逸齋不著姓名朱彝尊經義考據宋史藝文志作仝華范逸齋翁方綱通志堂經解目錄云第三十卷廣誌足備查檢

元胡庭芳周易啟蒙翼傳序云朱子曰易只是卜筮之書非以設教然今凡讀一卦一爻便如筮斯得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施之身心家國天下皆有所用方為善讀是故於乾坤當識君臣父母之分於咸恆當識夫婦之別於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幼之序於麗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謹言語節飲食當有得於頤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當有得於損益不節不瀆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

定其交而後求以爲全身之道當有得於易大傳即此而推隨類而受用焉是則君平依孝依忠之微意也余謂說易諸家好求作易之原杳冥而不可知不如觀象玩辭反而求之身心之益也蓮芳之言凡讀易者當以爲法也

陳蘭甫師云今之讀四書者志在利祿非讀四書乃讀制藝題目也李二曲有四書反身錄其命名之義甚美也

余嘗謂宋元人說經之書以漢儒家法繩之誠多所出入且有枝辭贅語無當於經者然以文集論議讀之則

名言正論往往而有數百年之精神學術於是寄焉在善讀者之自爲導擇毋庸一例抹摋也

司馬君實古文孝經指解序云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爲取中多矣宋人之說經雖中鵠者稀不猶是射者之志乎

李心傳丙子學易編與黃直卿書云古書與本義暗合者妄意亦欲表出之如漢玄儒婁先生碑云父安貧守賤不可榮以祿之類直卿復書云古書可以互見正當拈出前輩考經此類亦多據此則以漢碑證經宋人之舊學也

賈昌朝羣經音辨經籍纂詁之濫觴也岳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之先聲也此 國朝人所罕表章之書也

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脫簡一條自注云大學一篇文公所更定天下家傳而人誦之昔之武成先儒亦嘗更定但今本止以注疏爲據所以不敢增入僭易不用朱子改本而立言婉順極爲有識按此昔刊正注疏本可不論及文公改本其得注此條知其不用也衛敬叔禮記集說大學雖備錄朱注而經文仍用原本

王安石周官新義卷二云貢有僃其事者若今貢契立

保也又云獨曰國有大刑則以宮刑宜嚴於官府今律官廨中所坐比常法有加亦此意也是猶知以今制況古制也

吳澄禮記纂言雜記下曰古字聲同者多借用故縗麻之縗與單殺之殺並通作顯鄭氏以顯爲代葛之顯是矣是同音通假吳幼清頗知之也

龔定庵乙丙之際塾議第十六言人主之憂食亟於貨是也欲天下退而役商故儒者之言也然自此以往恐商重於農不能閉關絕使則必當經理商務商務既重則貨重於食無已時也定庵之言不欲泉貨挈萬事之

柄夫挈其柄而萬事且不能理無有挈其柄者則萎壞萬事而已矣魏不鑄錢而民皆不便何能使其囂就南畝以求食乎定庵經濟家而此篇則至迂至闊之論不可行也

定庵已亥雜詩自注云近日銀貴有司苦之古人粟紅貫朽是公庫不必皆納鏹也予持論如此此道光間時事至今日則銀賤於昔時而國貧日甚西人乃進富國策以設銀行爲鉅利此在西方諸國爲立國之大經而在中國此時行之則且將爲蠹民之大弊者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信然耶

尸子一書孫淵如汪繼培兩家輯本甚詳備大抵不背儒術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宦者呂强傳云尸子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然則尸子者儒家之遺言也而漢書藝文志雜家尸子二十篇孟堅自注云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逃亡入蜀史記孟荀列傳云楚有尸子長盧集解引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書晉人也名佼衞鞅客也衞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爲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又劉向序荀子云

尸子書固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則尸子不特非儒家且與儒家爲難者也今雖散佚不得盡徵其說然其稱孔子曾子子路子貢子思者則有之不循孔子之術者無有也述羲農堯舜禹湯文武者則有之非先王之法者無有也又李軌法言注云尸子避地四皓隱居斯皆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以尸子與四皓並稱則其入蜀又似非畏弃誅者且尸子若不循孔子之術豈梁傳何得引用其說或者楚之尸子與晉之尸佼本兩人中𦉞誤仞爲一歟

楊瑀山居新語云大德間回回富商以紅刺一塊重一

兩三錢串之於官估值十四萬定嵌於帽頂之上累朝每於正旦與聖節大宴則服用之瑀嘗拜觀焉明張應文清秘藏亦載之紅刺當是紅寶石之類然則帽頂嵌寶石元制已有之歟

元孔齊至正直記云今之學士帽遺製類僧家師德帽不知唐人之製如此否愚意自立一樣比今之圓帽差增大頂用稍平簷用直而漸垂一二分裹用竹絲外用皁羅或紗不必如舊制頂用小方笠樣用紫羅帶作頂攀不必用粒頂卻須用玉石之類夏月林下則以染黑草爲之或松江細竹絲亦好玩其詞意是當時頂已用

玉石也
淩曉樓羣書答問云問曲禮疏五經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是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弒其君即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許慎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也許說然否答曰春秋譏二名非禮也而見公羊傳既於魯譏仲孫何忌復於晉譏魏曼多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故譏二名始於魯而終於晉晉同姓大國也故先治之晉率王化則天下莫不如此由近以及遠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張三世於所見之世天下太平

無由失禮雖讖二名而已非當世之事實如此也許氏
折衷無當宜爲鄭君所駁耳按此條鄭君之駁旣無可
考安知不同許義淩氏云宜爲鄭駁已非事實其答語
中又廣引董生春秋繁露及鄭君禮運注大抵皆申明
治太平之說於譏二名亦無當也竊謂公羊之著竹帛
在漢景帝時去孔子已三百餘年其得經之大義者固
多至於小小附會亦誠所不免仲孫何忌魏曼多之可
稱仲孫忌魏多者猶晉重耳之可稱晉重也當時盟府
亦豈譏重耳之二名而必去其一乎以此推測聖人徒
令王莽之流可以得其形似而已且黃帝正名百物爾

雅所載草木鳥獸何多一名人有二名何損太平公羊之義必非聖意不可用公羊傳文十四年疏云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宣十二年疏云公羊子是景帝時人疏又引戴宏序以公羊爲公羊壽說自可信江藩隸經文謂公羊興於漢初要不足據

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此大義也自孔子以前羲黃堯舜禹湯文武聖人皆在天子之位故政教合於一而天下治孔子有聖德而不爲天子其或繼周文獻不足上之所行不合民心下之所用非道時制政之與教由此遂分孔子蓋見於此於是作孝經修春秋孝經所以垂萬世之教法也春秋所以傳萬世

之政法也故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禮記中庸鄭注又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公羊哀十四年疏引孝經說二書既成則雖後聖不作而政法教法炳炳天壤百世之下猶可遵循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其在是乎然孝經文理易解春秋則非授受不明公羊之道與孟子合高出二傳較然易知說經之家通其大義不苟其小失不必曲從是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

傳所謂後聖非謂漢也傳云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孔子亦非謂漢也何注皆以漢釋之漢德果如堯舜乎注經者何取曲學媚世乎疏云孔子亦愛慕堯舜之知君

子而效之蓋不從注說也

趙誠夫以清江文稿讀公羊傳說云怪哉公羊之妄也甚哉說公羊家之陋也余嘗謂三正迭用黜周王魯與夫以僖戎爲晉人爲慶父爲齊仲孫遂經乖實不足以傳信後來乃若昭公孫齊而曰將弒季氏夫以君伐臣而稱之曰弒春秋以道名分何爲者耶何休又從而爲之辭曰弒者從昭公之辭以爲知人君故言弒立乎千載之下指乎千載之上昭公有人君季氏之心其誰知之夫季氏雖强猶然爲大夫昭公雖無能固周公之裔魯國之君也公羊氏不宜至於再至於三曰弒之弒之休

也不能糾其繆而正其失且溺於所惑而亦曰弑之云爾夫左氏傳有王貳於虢王叛王孫蘇之文世之摘斥之者不遑餘力吾益不解何以獨寬於公羊氏也按弑殺二字形聲相近傳偶用假借字邵公之言則眞繆說趙氏糾之是也癸巳類稿卷七云弑者畏忌之不敢直殺也古語上下共之恐亦未然

永樂大典今存於翰林院者僅八百餘冊余乙酉丁亥在京時志伯愚銳詹事方協辦院事曾借讀三百餘冊其可採之書惟宋元地志爲最夥惜未募寫官不能盡錄惟集經世大典得六七卷又鈔其詩文及說部之冷

僻者得千餘紙爲知過軒隨錄而已明初順天志尙存數冊付繆筱珊前輩鈔之其時順天府志已成未能補入又廣州府志存者過半李侍郎文田鈔存他時當補讀所未竟者宋元文獻猶可摭拾百一也

大典中引書必用硃圈斷句卷末結銜有圈點監生二人然往往有誤詞曲尤甚如卷二千四百七梳字下錄元姚牧菴集玉梳贈內子虞美人詞云相輝瑜珥瑤釵鳳寶翼蜻蜓動新妝又得水蒼梳人道秋風何物不瓊瑤人無玉質容何售玉德斯堪愛尚慚猶未十分全聽取明年環佩戛璆然此詞句調顯然而圈者以七字爲一句八句適盡遂使玉德斯堪愛尚慚爲句矣可笑之

甚此卷圈點監生爲徐克松歐陽卿而總校之高拱闓昇菴亦似絕未寓目者然即此可見明人詞學之疏矣

元儒道傳論語集注纂箋卷九引傳杏溪九穀考云黍今稷也稷今鮮粟也稻今晚禾也粱今糯粟也豆今黑豆也小豆今菉豆也麻今油麻蓏音孤周官太宰釋云雕胡也此書在程易疇徵君之前其以稷爲鮮粟則仍用班孟堅服子慎之說其以粱爲糯米亦用說文之義易疇未引其書而適用其名當由未見此條耳

陳蘭甫師東塾文集與人論祝壽一篇以爲宜依亭林擇日之禮行忠愍獻壽之儀既美矣惟云自唐以來

以生日祝壽濃推其故當由爾時人之紀年以生日爲增一歲則恐未然也魏志朱建平傳云夏侯威爲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疾動夜半遂卒是古人歲盡增年之證白香山七年元日對酒詩云衆老憂添歲余衰喜入春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元微之除夜酬樂天云莫道明朝始添歲今年春在歲前三是唐人亦以歲盡增年也

黄桂祈讀書偶筆卷一十云生日開筵古無此俗顔氏

家訓言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甍後此事亦絕是生日之制起於齊梁之間錢辛楣養新錄卷十九云冊府元龜載唐開元十八年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於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此帝王生日

上壽之始

陳蘭甫師聲律通考余爲校譌字數條皆即付刻工改正惟卷四一條師粘之壁上未及改定而疾作今錄於後通考云鄭譯之八十四調周宣帝時已獻於朝矣周書斛斯徵傳云宣帝嗣位鄭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一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帝頗納焉案十二笙即十二均也十六管即十二律加四清聲也每一笙十六管轉爲七調十二笙則八十四調也惟斛斯徵所駁不知云何蓋與蘇夔何妥之說相去不遠也廷式案斛斯徵駁議北史列傳四十九斛斯椿傳附徵傳載之

其辭曰禮云十二律轉相生聲五具在十六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然詳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簧旣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反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又云案譯之所爲不師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則鐘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之備已充廟庭今若益之於何陳列云云聲五具在十六爲何嘗有調字十六疑當作六十蓋謂五聲轉生六十律古義具在此篇用八十四調也所以爲與蘇夔說相近是也至云雅樂之備已充廟庭方當更闢階墀增修廊宇則枝辭耳

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八引伏滔北征記曰皇天塌北古

時陶穴晉時有人逐狐入穴行十里許得書二千餘卷是晉時得書不止魏安釐王冢也又一百八十引郡國志曰虢州楊震宅西有龍堂原南崖有太尉公藏書窟太元初人逐獸入穴見古書二千餘卷

俗用字各省皆隨聲而造張介侯續黔書卷五云黔南各郡訟牒多俗字亦有字書所載而音讀迥異者余按廣東亦然如唔讀如謨鼻音作不字用也乜讀衙作何字用是也又續黔書孖讀爲鴉言水之分流者也則借作椏字古人或徑作三鴉字廣東則讀孖如媽與廣韻集韻類篇音滋迥異而用爲聯並字則與玉篇孿生子之

訓爲引申義何不相遠如兩人打槳之小艇即呼爲孖舲艇是也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七引晉令曰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婢履色無過紅青古傖（古會切案原文如此古傖古字疑誤衍）賣者皆當著巾帖額題所儈賣者及姓名一足著黑履一足著白履按巾題姓名及所業似近時腰牌之類施之儈賣極有益於市令惟兩履異色則不必行耳又卷七百五十六引晉令曰欲作漆器物賣者各先移主吏者名乃得作皆當淆漆著布骨器成以朱題年月姓名此條猶有古人物勒工名以考其成之意

國策地名考援據雖多發明甚少不獨非禹貢錐指之
比乃轉不及張宛鄰孔蕻谷戰國釋地之簡要也必非
程春海侍郎作卷首春海侍郎及阮文達序二篇與狄
子奇後序蓋出一手文筆猥鄙之甚張石洲謂嫁名者
之厚誣信然

黄棃洲明司馬澹若張公傳云公銜疏裹中入白堂官
堂官長垣王永光也固攻東林者其人有權術亦不欲
寄乾兒門客之虎落得公疏竟奏之是明制庶僚言事
亦須堂官代奏也

蕪湖繆闇著律呂遡今圖說及律易原音數種大意以

爲律呂清濁並成黃鐘律八十一林鐘五十四合仲呂二十七爲八十一太簇七十二合無射九爲八十一南呂四十八合夾鐘三十三爲八十一姑洗六十四合夷則一十七爲八十一至應鐘之四二六六無損益之可施於是併大呂之三八三四爲八十一而定蕤賓之律其立說甚巧然沿竟山樂錄之說謂律呂僅有七調今之工尺四合等字即古之律呂於是說周禮則必不可通遂謂旋宮之法自周失傳然則果何據而論樂乎此所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

近時論樂者陳蘭甫師聲律通考爲通古知今之學戴

鄂士首分古義爲精義入神之學若加以西洋聲學之理精製樂器審求元音其去古人當不甚遠紛紛論先天論太極無當於樂也

太平御覽七百五十四引世說曰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暑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問曰何如乃渹渹吳人以冷爲渹也音楚敬切劉旣出人問見王公何如劉曰未見他異惟作吳語耳何如乃渹卷三十四引語林作何乃淘淘字亦音楚敬切余謂渹淘皆凊字之別體耳曲禮冬溫而夏凊釋文凊才性反字從冫冰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呂氏春秋有度篇冬不用爨非愛爨也凊有餘也即此字

御覽一百九十九引陳留風俗傳曰周成王戲其弟桐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二言遂封之於唐唐侯常慎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慎德是也此闡稱所見詩異文也范家相馮登府錄詩異文皆失載

偶閱海甯周松靄十三經音略於古韻槪乎未之有聞蓋毛西河之支派也惟其與邵二雲論爾雅雙聲書所列十不可解則中其失者八九不知二雲聲音之學何以粗疏至此眞所謂授人口實也

王惲玉堂嘉話云宋校正禮部韻說廿字本音入今人作二十字用按廿字今皆讀如念惟廣東尚多讀入聲

汪剛木四聲切韻考補正以侵寢沁緝覃感勘合談敢闞盍鹽儉豔葉添忝㮇帖嚴儼釅業咸豏陷洽銜檻鑑狎凡范梵乏等韻爲有閉口無合口不知此諸韻皆合口音也今江西南康贛州兩府及廣東通省讀以上各韻皆合口可證古人以咸凡與寒刪異者正爲此耳剛木浙人不曉各省方音故有此說

李富孫校經廎文稾瀛洲道古錄跋云朱竹垞先生在翰林時以翰苑掌故諸書俱蕪陋可笑欲別撰瀛洲道古錄自分職以來訖明崇禎之季未果成予嘗於其家見有稿本二十三冊皆從各書中鈔錄自史類以及明

人集部無不蒐采內有明實錄數冊當是入直時所鈔其字跡不甚雅想即先生所謂楷書手筆也間有先生自錄者其國子監等圖係西賓所寫並無前後次第亦未分列門類年譜云此錄分九門未審何據且予又見編成第一冊以建置為首從黃帝立史官始先生手題曰瀛洲道古錄底本并多所增易而建置一門年譜反不載入殆未見此本也聞畢秋帆尚書撫陝時曾向先生元孫富平令休承鈔得一本思欲緝成今見所鈔二十餘冊已散歸桐鄉馮氏亦並未為排纂也恐此書終於逸失因箸其詳如此是書後歸阮雲臺師亦未曾補輯成書建置一門畢鈔本闕

按此書兵燹後不知尚有傳本否余於壬辰秋冬間曾與合肥蒯禮卿前輩光典力請於掌院續修詞林典故以存典制而不可得況能道古乎若能訪得金風亭長之書當勉爲編述以成私家撰著耳

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六引羊頭山記云太學堂洛陽南開陽門外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卌八枚西尚書周易公羊十六碑南禮記五碑東論語三碑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四庫全書金王寂集提要稱寂出守蔡州未詳本末余案事見金史河渠志館臣偶失檢耳

純常子枝語卷三